

讀史兵略

讀史兵略卷三十二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天寶四載 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
突厥毗伽可敦帥眾來降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回紇斥
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胡氏曰史言回
紇至此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二月己酉以朔方節
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鎮方面專
以持重安邊爲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
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有漆弓百五十斤常儲之橐中以示
不用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諜人伺其閒隙見可勝然後興
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

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爲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

按室韋今之黑龍江也金山今阿爾泰山也蓋盡有今外藩蒙古車臣等四部及利布多烏梁海等

地矣

五載

以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

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於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及徙隴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亦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

墨離軍在安西州西北

六載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爲河西兵馬使充赤水軍使翰父祖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略爲忠嗣所重

忠嗣使翰擊吐蕃有同列爲之副倨慢不爲用翰槌殺之軍中
股慄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之
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
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
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
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
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上命
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
之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
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眾授之而不立重
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
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

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
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
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胡氏曰黔中一道皆溪峒蠻徭雜居貶
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我矣然吾志
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曷者恐爲大夫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
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言忠
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
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
朝委三司鞠之上問哥舒翰名召見華清宮與語悅之十一月
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
判武威郡事充河西節度使三司按忠嗣上曰吾兒居深宮安
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哥舒翰之入朝

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尙存王公必不寃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爲遂單裘而行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始遇知於上力陳忠嗣之寃且請以己官僞贖忠嗣罪上起入禁中

翰叩頭隨之言與淚俱上感寤已亥貶忠嗣漢陽太守

赤木軍在涼州

城內大斗軍在其西二百餘里積石軍在西南大河岸側石堡城在巴燕戎格處

初將軍高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仙芝驍勇善騎射節度使夫蒙靈詒屢薦至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充四鎮節度副使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制以仙芝爲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爲三道期以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有兵近萬人不意唐兵猝至大驚依山拒戰礮檣如雨仙芝以郎將高陵李嗣業爲陌刀將礮即砲

石杜佑曰橫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唐六典武庫令掌兵器辨其名數以備國用刀之制有四曰儀刀曰障刀曰橫刀曰陌刀儀刀蓋古班劍之類朱晉以來謂之御刀後魏曰長刀皆施龍鳳環至隋謂之儀刀裝飾以金銀羽儀所執障刀蓋用以障身以禦敵橫刀佩刀也兵士所佩名亦起於隋陌刀長刀也步兵所持蓋古之斬馬劍令之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業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斬首五千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胡氏曰邊令誠時為監軍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守其城復進三日至坦駒嶺下峻阪四十餘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為阿弩越城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藤橋已斫斷矣娑夷水即弱水也其本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

谷第呼出取綰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
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
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
斫之甫畢吐蕃兵大至已無及矣藤橋闊盡一矢力修之葺年
乃成八月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
與邊令誠俱月末至播密川遣使奏狀至河西夫蒙靈脣怒仙
芝不先言已而遽發奏一不迎勞罵仙芝曰噉狗糞高麗奴汝
官皆因誰得而不待我處分擅奏捷書高麗奴汝罪當斬但以
汝新有功不忍耳仙芝但謝罪邊令誠奏仙芝深入萬里立奇
功今旦夕憂死十二月己巳上以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徵
靈脣入朝靈脣大懼仙芝見靈脣趨走如故靈脣益懼副都護
京兆程千里押牙畢思琛及行官王滔等皆平日構仙芝於靈

嘗者也仙芝面責千里思琛曰公面如男子心如婦人何也又
梓伯等欲咎之既而皆釋之謂曰吾素所恨於汝者欲不言恐
汝懷憂今既言之則無事矣軍中乃安特小勃律今西布魯特也
東連雲堡在特拉特山西坦駒嶺在羌呼爾南婆勒川在齊齊克爾
克爾西阿弩越城即塞勒庫爾婆夷水在喀楚特東北皆在慈
嶺中西南也播密
川在英吉沙爾北

初仙芝爲都知兵馬使猗氏人封常清少孤貧細瘦額目一足
偏短求爲仙芝嫌不納常清日候仙芝出入不離其門凡數十
日仙芝不得已畱之會達奚部叛夫蒙靈嘗使仙芝追之斬獲
略盡常清私作捷書以示仙芝皆仙芝所欲言者由是一府奇
之仙芝爲節度使即署常清判官仙芝出征常爲畱後仙芝乳
母子鄭德詮爲郎將仙芝遇之如兄弟使典家事威行軍中常
清嘗出德詮自後走馬突之而過常清至使院使召德詮每過

一門輒圖之既至常清離席曰常清本出寒微郎將所知今日
中丞命爲副後郎將何得於眾中相陵突因叱之曰郎將須整
死以肅軍政遂杖之六十而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
號哭救之不及因以狀白仙芝仙芝覽之驚曰已死邪及見常
清遂不復言常清亦不之謝軍中畏之惕息胡氏曰史言封常
清能治軍政亦緣
高仙芝不以私親撓法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
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胡氏曰如李靖李勣劉仁軌
裴師德之類是也開元以來
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峻張說杜暹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
蕭嵩李適之等亦皆自邊帥入相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
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
矣胡氏曰王峻郭知運
張守珪之類是也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
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

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峻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盡用胡人

胡氏曰安祿山安思順哥舒翰高仙芝皆胡人也

精兵咸戍北邊天下

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入載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翰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謂之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三月朔方節度等使張齊邱於中受降城西北五百餘里木刺山築橫塞軍以振遠軍使鄭人郭子儀爲橫塞軍使

神威軍未詳在青海東西橫塞軍在

吳刺特旗界

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

胡氏曰唐制銅魚符

所以起軍旅王畿之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在內行用之日從第一爲首後事須用二次發之周而復始木契

之制若太子監國則王畿之內左右各三王畿之外左右各五
重鎮守慎出納車駕巡幸皇太子監國有兵馬受處分者爲木
契并下行軍所及領軍五百人馬五百匹以上征討皆給木契三
公以下兩京留守及諸州有兵馬受處分亦給木契曰銅魚符
者所以起軍族易守及諸州有兵馬受處分亦給木契曰銅魚符
兵鎮守之所及宮總監皆給魚符程大昌演繁露都督郡府參
日唐世左魚之外又有敕牒將之故兼名魚書
驗皆合然後遣之白募置驍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
司不復點補其六馱馬牛器械糗糧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
謂之侍官言其爲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
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利其
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五月癸
酉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
日唐府兵之制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
鐵馬五布槽鋪鑼鑼鑼鑼鑼鑼鑼鑼鑼鑼鑼鑼鑼鑼鑼鑼鑼鑼鑼
除除具火鑽一智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
麻櫛刀礪石大觥鹿帽鹿裝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

備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折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今皆耗廢非其舊矣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恥爲之其曠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中國無武備矣上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儲糧食積樁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獲吐蕃鐵刀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謫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盡

沒胡氏曰深入虜境聲援閏月乙丑以石堡城爲神武軍又於

劍南西山索磨川置保甯都護府按石堡城吐蕃名曰鐵仞在巴燕戎格廳赤嶺在其西三

十里山石正赤

九載冬十二月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僞與石國約和引

兵襲之虜其王及部眾以歸悉殺其老弱仙芝性貪掠得瑟瑟

十餘斛黃金五六橐駝其餘口馬雜貨稱是皆入其家

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爲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

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

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不應虔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

其罪閣羅鳳忿怨是歲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

二雲南郡注謂姚州是也

十載安祿山旣兼領三鎮賞刑已出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

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
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尙因爲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
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及
家僮百餘人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多聚兵
仗分遣商胡詣諸道販鬻歲輸珍貨數百萬私作緋紫袍魚袋
以百萬計以高尙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爲腹心史思明
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延珣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
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慶爲爪牙尙
雍奴人本名不危頗有辭學薄游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
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邪祿山引置幕府出入
臥內尙典牋奏莊治簿書承嗣世爲盧龍小校祿山以爲前鋒
兵馬使管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

無一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

按三鎮范陽平盧河東也雍奴今武清縣

夏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時仲通將兵八萬分二道出戎鴉州至曲州靖州南詔王閣羅鳳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且曰今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我我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閣羅鳳戰軍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閣羅鳳斂戰尸築爲京觀遂北臣於吐蕃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入九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勦者免征役時調兵旣多國忠奏先取高

勦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按鹽南廢縣在今姚州北

戎今敘州府舊今甯遠府曲州靖州皆在今曲靖府東北曲州後移於慶符縣西進軍西洱河深入無援非軍之善政也此軍始山滇省

東北入

二

高仙芝之虜石國王也石國王子逃詣諸胡具告仙芝欺誘貪暴之狀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鎮仙芝聞之將蕃漢三萬眾擊大食深入七百餘里至恆羅斯城與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羅祿部眾叛與大食夾攻唐軍仙芝大敗士卒死亡略盡所餘纔數千人右威衛將軍李嗣業勸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眾在前人畜塞路嗣業前驅奮大挺擊之人馬俱斃仙芝乃得過將士相失別將汧陽段秀實聞嗣業之聲詎曰避敵先奔無勇也全已棄眾不仁也幸而得達獨無愧乎嗣業執其手謝之畱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於仙芝以秀實兼

都知兵馬使爲已判官

大食今科克倫恒羅城在特木爾圖泊西

安祿山將三道兵六萬

胡氏曰幽州平盧河東三道

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

爲鄉導過平盧千餘里至土護真水遇雨祿山引兵晝夜兼行

三百餘里至契丹牙帳契丹大駭時久雨弓弩筋膠皆弛大將

何思德言於祿山曰吾兵雖多遠來疲弊實不可用不如按甲

息兵以臨之不過三日虜必降祿山怒欲斬之思德請前驅效

死思德貌類祿山虜爭擊殺之以爲已得祿山勇氣倍增奚復

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射祿山中鞍折冠簪失屢獨

與麾下二十騎走會夜追駒解得入師州歸罪於左賢王哥解

河東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

近二旬收散卒得七百人平盧守將史定方將精兵二千救祿

山契丹引去祿山乃得免至平盧麾下皆亡不知所出思明出

見祿山祿山喜起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曩使早出已與哥解并斬矣契丹圍師州祿山使思明擊卻之按

護真水卽老哈河一曰土河師州在土默特右翼旗北

十二載 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擊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初高麗人王思禮與翰俱爲押牙事王忠嗣翰爲節度使思禮爲兵馬使兼河源軍使翰擊九曲思禮後期翰將斬之旣而復召釋之思禮徐曰斬則遂斬復召何爲楊國忠欲厚結翰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秋八月戊戌賜翰爵西平郡王翰表侍御史裴冕爲河西行軍司馬是時中國盛疆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是歲安西節度使封常清擊大勃律至菩薩勞城前鋒屢捷常清

乘勝逐之斥侯府果毅段秀實諫曰虜兵威而屢北誘我也請
搜左右山林常清從之果獲伏兵遂大破之受降而還按洪濟
在巴燕戎格屬城南大莫門城在其西今察罕諾們罕喇嘛游
牧界九曲又在其西安遠門長安城西北頭第一門也大勃律
即東布魯特營薩
勞城在慈嶺中

十三載 侍御史劍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
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羅瘴疫及饑死什七
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
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
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
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
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得謂無憂也胡氏曰高力士之
於其心哉禍機將發直付之無可奈何僥幸
其身之不及見而已按太和城即今大理府

十四載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
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
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
決意遽反獨與嚴莊高尙阿史那承慶密謀自餘將佐皆莫之
知但怪其自八月以來屢饗士卒秣馬厲兵而已會有奏事官
自京師還祿山詐爲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
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卽從軍眾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
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眾號二
十萬反於范陽命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平盧節度副使
呂知誨守平盧別將高秀巖守大同諸將皆引兵夜發詰朝祿
山出薊城南大閱誓眾以討楊國忠爲名勝軍中曰有異議扇
動軍人者斬及三族於是引兵而南祿山乘鐵輦步騎精銳煙

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祿山先遣將軍何千年高逸將奚騎二十聲言獻射生手乘驛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楊光翹出迎因劫之以去太原具言其狀東受降城亦奏祿山反上猶以爲惡祿山者詐爲之未之信也庚午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國忠揚揚有德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大臣相顧失色上遣特進畢思琛詣東京金吾將軍程千里詣河東各飭募數萬人隨便團結以拒之辛未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賊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

馬箠度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壬申以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常清卽日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備甲戌祿山至博陵南何千年等執楊光翹見祿山責光翹以附楊國忠斬之以徇祿山使其將安忠志將精兵軍土門忠志奚人祿山養爲假子又以張獻誠攝博陵太守獻誠守珪之子也胡氏曰張守珪卯翼祿山實爲屬階祿山至藁城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胡氏曰西來諸軍謂河東路兵東出井陘口者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杲卿思魯之元孫也胡氏曰顏思魯之推之子師古之父也丙子上還宮斬太僕卿安慶宗賜榮義郡主自盡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爲戶部尙

書思順弟元貞爲太僕卿以朔方右廂兵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爲太原尹置河南節度使領陳畱等十三郡以衛尉卿張介然爲之以程千里爲潞州長史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丁丑以榮王琬爲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飛騎彊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丁亥安祿山自靈昌度河以紐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所過殘滅介然至陳畱纔數口祿山至授兵登城眾恐懼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時陳畱

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祿山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

門以其將李庭望爲節度使守陳畱

按此時范陽治順天府薊其首縣也北京卽太原今

太原府東受降城在今托克托縣界東京今河南府河東節度治太原河陽橋在孟津縣博陵卽定州土門關在井陘縣東北

卽今井陘關藁城縣屬正定府常山郡卽正定也朔方節度治靈州統兵六萬四千七百人在河南節度治陳畱郡今之開封府

也路州今路安府胡氏曰陝在長安東四百九十里在河南洛陽西三百三十里靈昌今滑縣

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畱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

令節度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初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

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

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

李平開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

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

能如是真卿遣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真

鄉杲卿之從弟也安祿山引兵向滎陽太守崔無詖拒之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墜如雨癸巳祿山陷滎陽殺無詖以其將武令珣守之祿山聲勢益張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爲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蹙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眾戰於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走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畱守李愔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愔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棄愔潰去愔獨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關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閑廐使人執愔奕及采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爲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

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爲河南尹常清帥餘眾至陝陝郡太守賈廷芝已奔河東吏民皆散常清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眾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宏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惴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畱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爲之備兵亦稍集祿山以張通儒之弟通晤爲睢陽太守與陳畱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略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祗祿之弟也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爲名單父尉賈贛帥吏民南擊睢陽斬張通晤李庭望引

兵欲東徇地聞之不敢進而還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齋李燈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子光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海運使劉道元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盛山尉穆甯共斬道元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道元首謁長史李暉暉收嚴莊宗族悉誅之是日送道元首至平原真卿召載甯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遣游奕將瞿嗣賢濟河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眾數千或萬人共推真卿爲盟主軍事皆稟焉祿山使張獻誠將上谷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團結兵萬人圍饒陽

按平原郡治今陵縣博平郡今東昌府河津時大河在二郡界也胡氏曰榮陽至長安一千一百五十里按卽今鄭

州也武牛即汜水之虎牢唐人避諱也胡氏曰葵園在吳子谷
南上東門即洛陽上春門也在城東面都亭驛亦在京東宣仁
門乃東京皇城東面門在東京城內也臨汝今汝州宏農今靈
寶縣法陰今曹縣漢陽今漢州雲中今大同府雖陽今歸德府
東平今東平州濟南今濟南府單父今單縣景城今滄州清池
縣所治也鹽山今鹽山縣皆屬天津府饒陽郡今涿州河間今
河間府上谷郡今易州博陵今定州常山
今正定府趙郡今趙州文安今任邱縣北

高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
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且云常清以賊搖眾而仙芝
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士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齎敕即軍中
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
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仙芝單白衣自
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
議皆以爲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
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既死陳尸蓬蔕仙

芝還自聽事令誠索陌刀手百餘人自隨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謂我盜賊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皆大呼稱枉其聲振地遂斬之胡氏曰史言高仙芝山邊令誠而得節亦山邊令誠而喪元以將軍李承光攝領其眾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病廢在家上藉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仍敕天下四面進兵會攻洛陽翰以病固辭上不許以田良邕爲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起居郎肅听爲判官蕃將火拔歸仁等各將部落以從拜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於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田良邕良邕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二人爭長無所統壹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鬪志祿山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振武軍朔方節度使郭子儀

擊敗之子儀乘勝拔靜邊軍大同兵馬使薛忠義寇靜邊軍于儀使左兵馬使李光弼右兵馬使高潯左武鋒使僕固懷恩右武鋒使渾釋之等逆擊大破之坑其騎七千進圍雲中使別將公孫瓊嚴將二千騎擊馬邑拔之開東陁關甲辰加子儀御史大夫懷恩哥濫拔延之曾孫也世爲金微都督釋之渾部酋長世爲皋蘭都督顏杲卿將起兵參軍馮虔前真定令賈深藁城尉崔安石郡人翟萬德內耶承張通幽皆預其謀又遣人語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顏真卿自平原遣杲卿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其金吾將軍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眾詣郡受犒賚丙午薄暮欽湊至杲卿使袁履謙馮虔等攜酒食妓樂往勞之并其黨皆大醉乃斷欽湊首收其甲兵盡縛其黨

明日斬之悉散井陘之眾有頃高邁自幽州還且至藁城杲卿使馮虔往擒之南境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與翟萬德馳詣醴泉驛迎千年又擒之同日致於郡下千年謂杲卿曰今太守欲輸力王室既善其始當慎其終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膺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引步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其團練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

又密使人入范陽招賈循邾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雖得洛陽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勣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使其黨韓朝陽召循朝陽至范陽引循屏語使壯士縊殺之滅其族以別將牛廷玠知范陽軍事史思明李立節將蕃漢步騎萬人擊博陵常山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初祿山欲自將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振武軍在單于府今托克托城靜邊軍在其東北雲中今大同府馬邑今朔州東歷關在代州南三十里胡氏曰時河東太原開關以拒秀巖至是始開關也內邱縣今屬順德府醴泉驛宜在樂城縣范陽今順天府盧龍今永平府密雲縣今密雲縣漁陽今薊州汲郡今衛輝府鄴郡今彰德府邾城今邾縣西山今京師之西山也新安縣屬河南府

十五載春正月乙卯朔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爲侍中張通儒爲中書令高尙巖莊爲中書侍郎李隨至

睢陽有眾數萬丙辰以隨爲河南節度使以前高要尉許遠爲
睢陽太守兼防禦使濮陽客尙衡起兵討祿山以郡人王栖曜
爲衙前總管攻拔濟陰殺祿山將邢超然顏杲卿使其子泉明
賈深翟萬德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於京師張通幽泣請
曰通幽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
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畱泉明等更其表多自爲功
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
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既竊其功利於城
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壬戌城陷賊縱兵殺
萬餘人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王承業使者至京師帝大
喜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爲衛
尉卿朝命未至常山已陷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

戶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杲卿
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
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
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
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呂之杲卿履謙比死
罵不虛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史思明李立節蔡
希德旣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滅於是鄴廣平
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爲賊守饒陽太守盧全
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河間司法李奐將七千人景城長史李
晦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爲思明所敗濮陽今濮州濟陰
今曹州府廣平今
廣平府鉅鹿今順德府上谷今易州博陵今定州文安
郡今任邱縣北之鄭州集魏今大名府信都今冀州也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

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于儀薦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甲于加哥舒翰左僕射同平章事餘如故置南陽節度使以南陽太守魯炆爲之將嶺南黔中襄陽子弟五萬人屯葉北以備安祿山吳表薛愿爲潁川太守兼防禦使龐堅爲副使乙丑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翰擊卻之己巳加顏真卿戶部侍郎兼本郡防禦使真卿以李暉爲副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採訪使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不下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己亥至常山常山團練兵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謂思義曰汝自知當死否思義不應光弼曰汝久更陳行視吾此眾可敵思明否今爲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

早爲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書已去計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卽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卻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敝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爲槍城於道南夾呼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矢者大半乃退小憩以俟步兵有村民告賊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至九門南逢壁度憩息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

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蘆城爲賊所據光弼遣神將張

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

按南陽今鄧州嶺南今兩廣黔中今貴州

襄陽今襄陽府葉今葉縣潁川今許州胡氏曰九域志真定至饒陽二百三十五里思義據思明下營處言之故曰不二百里

也潯沱水在正定府城南九門在藁城縣西北石邑在藁鹿縣西北

賈賁前至雍邱有眾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

山逼真源令張巡使爲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元

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

雍邱與賈賁合初雍邱令令狐潮以縣降賊賊以爲將使東擊

淮陽救兵於襄邑破之俘百餘人拘於雍邱將殺之往見李庭

望淮陽兵遂殺守者潮棄妻子走故賈賁得以其閒入雍邱潮

引賊精兵攻雍邱賈出戰敗死巡力戰卻賊因兼領賈眾自稱

吳王先鋒使三月乙卯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楊朝宗謝元同等

四萬餘眾奄至城下眾懼莫有固志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
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
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
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樓堞皆盡巡於城
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
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縋斫營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
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
而還軍聲大振

按雍邱今杞縣譙郡今亳州真源今鹿邑縣淮陽今陳州襄邑在今睢州西

加顏真卿河北采訪使真卿以張濟爲支使先是清河客李萼
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
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
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

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儲清河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尙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諸子之請則將何爲乎萼曰清河遭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嘗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哉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爲萼年少輕虜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爲書說真卿以爲清河去逆効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行

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
崞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
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
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
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
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
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
變矣眞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其兵
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於堂邑西南袁知泰遣其將
白嗣恭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
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眾知泰奔汲郡遂克
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眞卿以書召之

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度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
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休養士馬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
稍移於進明矣真卿不以爲嫌真卿以堂邑之功讓進明進明
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按清河今屬廣平府
城涉縣磁州彰德四交之衝也幽陵卽范
陽堂邑縣屬東昌府北海郡今青州府

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
馬食薦藉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車者皆衣甲弩手
千人衛之爲方陳而行賊不能奪蔡希德引兵攻石邑張奉璋
拒卻之光弼遣使告急於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夏四月
壬辰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甲午子儀光弼與
史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李立節殺
之瑊釋之之子也思明收餘眾奔趙郡希德奔鉅鹿思明自趙

郡如博陵時博陵已降官軍思明盡殺郡官河朔之民苦賊殘
暴所至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爲營以拒賊及郭李軍
至爭出自效庚子攻趙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
收所獲悉歸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
郭獻璆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恆陽就食按恆陽今
定州西北六十里注云
在博陵西十里有脫字

楊國忠問士之可爲將者於左拾遺張鎰及蕭昕鎰昕薦左贊
善大夫永壽來瑱丙午以瑒爲潁川太守賊屢攻之瑒前後破
賊甚眾加本郡防禦使人謂之來噉鐵安祿山使平盧節度使
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馬靈督殺之平盧游奕使劉客奴先
鋒使董秦及安東將王元志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踰海與顏真
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賈載齎糧及戰士衣助

之真卿時惟一子頗纔十餘歲使詣客奴爲質朝廷聞之以客
奴爲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元志爲安東副大都護董秦爲平

盧兵馬使

按安東在永平府

五月令狐潮復引兵攻雍邱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
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
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慙而退雍邱今杞縣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
騎更挑戰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蔡
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
玠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
居五分之一子儀至恆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
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

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壬午戰於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槍歸營奔於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爲官軍所獲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尙嚴莊詎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爲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尙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自關下來爲尙莊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今四方軍壘雖多皆新募烏合之眾未更行陳豈能敵我薊北勁銳之兵何足深憂尙莊皆佐命元勳陛下一旦絕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內懼若上下離心臣竊爲陛下危之祿山喜曰阿浩汝能豁我心事卽召尙莊

置酒酣宴自爲之歌以侑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眞小字也祿山
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是時天下以楊國忠驕縱召亂莫
不切齒又祿山起兵以誅國忠爲名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
表請誅國忠翰不應會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
無備

胡氏曰此祿山之川謂也

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

用兵今始爲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
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况賊殘虐失
眾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
務速今諸道徵兵尙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
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內潰潼
關大軍唯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
賊方無備而翰逗畱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

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六月丙戌引兵出關己丑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乾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寅官軍與乾祐會戰乾祐伏兵於險翰與田良邱浮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趣諸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卻官軍望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旣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眾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羶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羶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而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

山過出官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或棄甲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聲振天地賊乘勝蹙之後軍見前軍敗皆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翰獨與麾下數百騎走自首陽山西度河入關關外先爲三塹皆廣二丈深丈人馬墜其中須臾而滿餘眾踐之以度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按行唐縣在今正定府北七十里沙河在行唐新樂之間與木刀溝相通嘉山在曲陽縣東五里博陵郡定州也首陽山在永濟縣卽雷首山也

上意在入蜀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爲之按轡久之乃令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旣不肯畱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眾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尙

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賊馬欲西建甯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既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兩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爲兒女之戀乎廣平王倓亦勸太子畱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倓馳白上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且宣旨

欲傳位太子不受俶倓皆太子之子也上至岐山或言賊前鋒
且至上遽過宿扶風郡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陳元禮
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扶風上命悉陳之
於庭召將士入臨軒諭之曰朕比來衰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
常須遠避其鋒知卿等皆蒼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
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徧小人馬眾多或不能
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
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
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霑襟眾皆哭曰臣等死生從
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畱聽卿自是流言始息胡氏曰元
楚昭王去國諭父老之意然元太子旣畱莫知所適廣平王俶
宗之爲是言也出於不得已曰日漸晏此不可駐眾欲何之皆莫對建甯王倓曰殿下昔嘗

爲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倭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眾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賊入長安方虜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圖大舉此上策也眾皆曰善至渭濱遇潼關敗卒誤與之戰死傷甚眾已乃收餘卒擇渭水淺處乘馬涉度無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比至新平通夜馳三百里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之眾不過數百新平太守薛羽棄郡走太子斬之是日至安定太守徐數亦走又斬之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至彭原募士得數百人是日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扶風今鳳翔府岐山縣在其東五十里奉天今乾州新平今邠州安定今涇州烏氏驛在甯州東南彭原卽甯州也平涼今平涼府王思禮至平涼聞河西諸胡亂還詣行在初河西諸胡部落聞

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潼關故爭自立相攻擊而都護實從翰在北岸不死又不與火拔歸仁俱降賊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爲河西節度使隴右兵馬使彭元耀爲隴右節度使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鎮招其部落以思禮爲行在都知兵馬使

河西治涼州府隴右治今西甯府

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畱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以張通儒爲西京畱守崔光遠爲京兆尹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以鎮關中孝哲爲祿山所寵任尤用事常與嚴莊爭權祿山使監關中諸將通儒等皆受制於孝哲孝哲豪侈果於殺戮賊黨畏之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畱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垼等皆降於賊

祿山以希烈埒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

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

胡氏曰得扶風則西脅汧隴南陽則南侵江漢崔乾祐乘道

關之捷北取河東

然賊將皆蠱猛無遠略既克長安以爲得志日夜縱

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迫迫之患

李光弼圍博陵未下聞潼關不守解圍而南史思明踵其後光

弼擊卻之與郭子儀皆引兵入井陘留常山太守王備將景城

河間團練兵守常山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思明

引兵逆擊之正臣大敗棄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餘人初顏真

卿聞河北節度使李光弼出井陘卽斂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

命聞郭李西入井陘真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

常山今正定府按魯公於光弼

出井陘當疾踣賊後敵軍還平原非也

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畱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遊節
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鹽池判官李涵相與謀曰平涼
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
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
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
子大悅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爲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
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漪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庀資儲自
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
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
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
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
悉命撤之

史言肅宗以此成興復之功按朔方治靈州六城胡氏曰三受降城及豐安定遠振武也靈武郡卽靈州

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卽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漠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眾心爲社稷計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卽位於靈武城南樓羣臣舞蹈上流涕獻欵尊元宗爲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

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卽白宰如數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
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精兵七千人勵以
忠義而遣之

安西治龜茲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邱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元
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
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
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
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
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
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益兵圍之
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
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

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畱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眾屯白沙渦巡夜襲擊大破之還至桃陵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眾媯檀及胡兵悉斬之滎陽陳畱脅從兵皆散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

白沙渦在中牟縣桃陵在杞縣媯州今保安州杞州今密雲縣滎陽陳畱皆在杞縣西

河北諸郡猶爲唐守常山太守王侑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使者宗仙運帥父老詣信都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頃屬車駕南遷李大夫收軍退守晉陽王太守權統後軍欲舉城降賊眾心不從身首異處大將軍兵精氣肅遠近莫

敵若以國家爲念移據常山與大夫首尾相應則洪勳盛烈孰與爲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旣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與朔方甲士三千餘人相參用之足成王事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承恩承珖之族兄也是月史思明蔡希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旬日九門僞降伏甲於城上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鹿角傷其左脅夜奔博陵

信都今冀州九門今藁城西博陵今定州

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八月壬午朔以子儀爲武部尙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爲戶部尙書北都畱守並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

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朝廷遣侍御史崔眾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眾悔易承業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光弼眾見光弼不爲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股栗

景城今滄州河間今河間府光弼有此兵自隨故能行其志

上皇下制赦天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遣錄事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以爲今方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卽以琦爲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

李庭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甯陵襄邑夜去雍邱城三十里置營張巡帥短兵三千掩擊大破之殺獲大半庭望收軍夜遁安祿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旣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

支蔓無窮民閒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於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爲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鄜今鄜州坊今中部縣岐今鳳翔隴今隴州武關在商州雲陽在淳化縣武功在乾州西南六十五里上津今鄜西縣言取此路由漢水上也

建甯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眾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九月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

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甯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甯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眾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甯大功旣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卽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俛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置元帥府於禁中俛入則泌在府泌入俛亦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俛與泌掌之

阿史那從禮說誘九姓府六胡州諸胡數萬眾聚於經略軍北

將寇朔方上命郭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左武鋒使僕固懷恩之子玢別將兵與虜戰兵敗降之旣而復逃歸懷恩叱而斬之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上雖川朔方之眾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宗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於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戊辰發靈武經略軍在鄂爾多斯右翼前末族之北天德軍在吳喇特族西撥汗那在那林河南之孟科爾彭原今甯州第五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沂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權鹽法用以饒按洋川今洋縣在漢水北由此入駱谷也房琯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

蒲漳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瑄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
爲副戶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爲參謀既行又
令兵部尙書王思禮副之瑄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
生不閑軍旅瑄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瑄分爲
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
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宜壽今藍屋縣
奉天今乾州房瑄以中軍北軍爲前鋒冬十月庚子至便橋辛丑二軍遇賊
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
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
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瑄自以南軍戰又敗楊
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瑄敗大怒李泌爲之營救上乃宥
之待瑄如初

按便橋卽咸陽縣之西渭
橋陳濤斜在咸陽縣東

上問李泌曰今敵疆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尙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甯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

胡氏曰泌欲使建甯自靈夏並豐勝雲朔

之塞直搗鳩壇攻范陽之北光弼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而

自大原取恆定以攻范陽之南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按胡氏曰使肅宗

能再爲開洛之忠乎

十二月永王璘擅引兵東巡沿江而下軍容甚盛然猶未露割

據之謀吳郡太守兼江南東路采訪使李希言平牒璘詰其擅

引兵東下之意璘怒分兵遣其將渾惟明襲希言於吳郡季廣

琛襲廣陵長史淮南采訪使李成式於廣陵璘進至當塗希言

遣其將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閻敬之將兵拒之成式亦遣其將

李承慶拒之璘擊斬敬之以徇景曜承慶皆降於璘江淮大震

高適與來瑱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眾以討之吳郡今蘇州府

當塗縣今太平府治丹徒

今鎮江府安陸今德安府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邱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邱之北

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眾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於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甯陵斷巡後巡遂拔雍邱東守甯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至甯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賊收兵夜遁救以巡爲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按彭城今徐州府魯今兗州府東平今東平州濟陰今曹州府甯陵縣在歸德府西六十里

--	--	--	--

讀史兵略卷三十三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肅宗至德二載 春正月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
巖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
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之眾不滿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
可取旣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
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
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眾莫知
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
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別將慕容溢張奉
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

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
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
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人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
穿地道賊於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
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
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
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
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爲備光弼使穿地道周賊
營中指之以木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
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眾驚亂官軍鼓
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廣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
德等圍太原

博陵今定州太行今滌安府大同今大同府范陽
今順天府朔方治靈武今靈州河河西今涼州府

臨臚右今西甯府廣陽
今平定州安邊今蔚州

安慶緒以尹子奇爲汴州刺史河南節度使甲戌子奇以歸德
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自甯陵引兵
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眾逼城巡
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
餘人殺士卒二萬餘眾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
兼濟遠請爲公守公請爲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
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
祐守河東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
內應二月子儀引兵趣河東城中人翻城迎官軍乾祐走子儀
追擊之斬首四千級遂平河東

上至鳳翔旬口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
洋川漢中上自散關通表成都信使駱驛長安人聞車駕至從
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四師慙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及
西域之眾如前策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眾已
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
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眾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
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
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
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眾遁歸巢穴關東地熱
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畱也城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
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胡氏曰後果如泌所料不若先用之於寒鄉
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

能待此決矣

此調由漢中府洋縣而至餉已足也散關在今寶雞縣

永王璿敗死其黨薛鏐皆伏誅時李成式與河北招討判官李銑合兵討璿銑兵數千軍於楊子成式使判官裴茂將兵三千軍於瓜步廣張旗幟列於江津璿與其子瑒登城望之始有懼色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墮不加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死於鋒鏑永爲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渾惟明奔江甯馮季康奔白沙璿憂懼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之軍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爲兩璿軍又以火應之璿以爲官軍已濟江遽挈家屬與麾下潛遁及明不見濟者乃復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成式將趙侃等濟江至新豐璿使瑒及其將高仙琦將兵擊之侃等逆戰射瑒中肩璿兵遂潰璿與仙琦收餘眾南奔鄱陽收庫物甲兵欲南奔嶺

表江西采訪使皇甫侁遣兵追討擒之潛殺之於傳舍瑒亦死
 於亂兵侁使人送璘家屬還蜀上曰侁既生得吾弟何不送之
 於蜀而擅殺之耶遂廢侁不用

揚子縣今儀徵縣也瓜步鎮在六合縣白沙鎮即儀徵也新豐

鎮在丹徒縣鄆陽縣屬饒州府

三月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
 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勳胡氏曰以號王
 賜物恐將士怨望而不力戰故先以此言慰撫之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遂
 椎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
 衝賊陳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
 里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
 攻圍不輟

夏四月上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使將兵赴鳳翔

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王仲昇渾釋之李若幽伏兵擊之於白渠畱運橋殺傷略盡歸仁游水而逸子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進屯蒲西安守忠李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癸丑守忠僞退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陳官軍擊之首尾爲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判官韓液監軍孫知古皆爲賊所擒軍資器械盡棄之子儀退保武功中外戒嚴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

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三原在西
安北九十

里白渠在涇陽縣西渭橋在咸陽縣
西滴水在長安縣西清渠在其東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
城中食盡一鼠直錢數百餓死者相枕籍上遣宦官將軍曹日
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
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
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
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
復爲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炅在圍中凡
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而
出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
賴炅扼其衝要南夏得全南陽今南陽府襄陽今襄陽府時
至南陽必由之以東北路阻也

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六月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礮救免

死以白衣於陝郡効力

胡氏曰時陝郡新復介居兩京之間賊所必攻也上欲免去榮之死而收其力

用而不計其

廢國法也中書舍人賈至不卽行下上表以爲去榮無狀殺

本縣之君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

可守然則他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陛下若以礮石一能
卽免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其徒實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
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
觸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不亦
其傷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亂於
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伏惟明主全其
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下其事令百官議之太子太
師韋見素等議以爲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猶不敢擅殺是臣下
之權過於人主也去榮旣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技能者亦自
謂無憂所在暴橫爲郡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爲天下主愛無親
疎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於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
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

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耶今陝郡雖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內無憂不克况陝郡乎無法則陝郡亦不可守得之何益而去榮末拔陝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國家乃爲之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

陝郡今陝州

秋七月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號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鬪遂爲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爲雲梯勢如半虹

杜佑曰以大木爲牀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梳梳相去四尺勢復回遞互相檢飛於雲間以窺城中上有上城梯

言
二
二
首冠雙轆轤枕城

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

豫於城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

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

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

棚閣

胡氏曰棚閣者於城上架木爲棚跳出城外四五尺許上有屋宇以蔽風雨戰士居之以臨禦外敵今人謂之敵樓

鉤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連鍾鍾末置大鑲搗其鉤

頭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

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鑠賊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爲磴

道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

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

十餘日火方滅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

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棚以守巡巡亦於內作壕以拒之

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巡以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爲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尙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眾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眾左右馳射賊眾披靡止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旣拔卽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強畱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

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畱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往往
爲泣下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甯陵與城使廉坦同
將步騎三千人閏月戊申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
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
絕圍之益急初房瑄爲相惡賀蘭進明以爲河南節度使以許
叔冀爲進明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
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
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胡氏曰史言房瑄以私憾進明用許叔
冀以制其肘腋使不敢分兵救巡遠然
以進明之才借使出
兵亦未必能制勝

賊屢攻上黨常爲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
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
擒之會救至收騎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爲希德所擒胡氏曰爲
將者不可

特勇輕脫程千里欲擒蔡希德反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

爲希德所擒恃勇輕脫之禍也

也歸語諸將善爲守備甯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

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爲特進囚之客省

上黨今潞安府

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其子

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賚惟

其所欲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眾十

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爲

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留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遠來相助

何以食爲宴畢卽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

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

胡氏曰子

儀先敗於清渠至此則循南山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

出都城後據地勢以待之也王恩禮爲後軍賊眾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

通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卻爲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趨輜重
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
陳前大呼奮擊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
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都知兵
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賊射之中眉皮垂郛目難得自拔箭墜
云其皮血流被面前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
偵者知之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滅殆
盡賊由是氣索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
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塹死者甚眾賊遂大潰餘眾走入城迨
夜竄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
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
俟明旦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

也奈何縱之使復得眾還爲我患悔之無及戰尙神速何明且

也假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謀

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備田乾真皆已遁矣胡氏曰廣平王若用僕固懷恩之言固不

假新店之戰可以徑取東京矣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

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欲

如約廣平王假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

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

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卽與僕固懷恩引

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澧水之東百姓軍士胡虜見假

拜皆泣曰廣平王眞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假整眾

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假畱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

出以太子少傅號王巨爲西京畱守甲辰捷書至鳳翔百寮入

賀上涕泗交頤卽日遣中使啖庭瑤入蜀奏上皇命左僕射裴

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

香積寺在長安城南澹水在長安東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爲睢

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

胡氏曰考異言

唐人皆以全江淮爲巡遠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旣被圍賊若欲取江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降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爲後患不滅巡則且我眾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尙不敢越過其南耳

相救恤况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旣盡遂食馬馬

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

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

四百人冬十月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城遂陷巡遠俱被

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背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

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所餘纔三四子奇義其所

爲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爲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爲後患乃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巡且死顏色不亂揚揚如常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烏散變態不恆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爲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

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檄
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及譙郡太守閻耶曉使共救之曉
素傲很不受鎬命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
張通儒等收餘眾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大夫
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并舊兵步騎猶十五萬己未廣平
王至曲沃回紇葉護使其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
搜伏因駐軍嶺北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
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
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
敗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棄陝東走廣平王俶郭子儀入陝
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慶緒帥其
黨自苑門出走河北壬戌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

猶未厭俛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城在

靈寶縣舊水之東新店在陝州西假師縣屬河南府

郭子儀遣左兵馬使張用濟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陳畱人殺尹子奇舉郡降田承嗣圍來瑱於潁川亦遣使來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與武令珣皆走河北制以瑱爲河南節度使安慶緒走保鄴郡改鄴郡爲安成府改元天成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將阿史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眾至六萬軍聲復振

河陽今孟縣也河內今懷慶府陳畱縣屬開封府潁川即許州田承嗣應之一緩即爲大患故兵機貴拙速鄴郡今彰德府

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北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羅

六州胡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所過俘掠人物無遺史思明厚爲之備且遣使逆招之范陽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從思明縱兵擊之同羅大敗悉奪其所掠餘眾走歸其國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曰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一言而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玘亦說思明曰今唐室再造慶緒葉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亡若歸款朝廷以自湔洗易於反掌耳思明以爲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悉眾數萬逆之相距一里所使人謂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不勝其喜然邊兵怯懦懼相公之眾不敢進願弛弓以安之承慶等從之思明引承慶入內

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畱者厚賜
分隸諸營明日囚承慶等遣其將賈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
及兵八萬來降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子
昂至京師上大喜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子七人皆除
顯官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先
是慶緒以張忠志爲常山太守思明召忠志還范陽以其將薛
萼攝恆州刺史開井陘路招趙郡太守陸濟降之命其子朝義
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爲博州刺史烏承恩
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
爲唐有矣胡注所疏十三郡范陽今順天府北平今永平府屬
川今保安州密雲今密雲縣漁陽今薊州柳城今上
跌特右翼旗文安今任邱縣北河間今河間府上谷今易州博
陵今定州勃海今滄州饒陽今饒陽縣常山今正定府也河東
太原府也恆州常山也井陘路并陘關路也趙郡今藺州冀州
今仍曰冀州博州今東昌府瀛卽河間深州德州今不改棣今

武定府相州今彰德府安慶緒所據也

乾元元年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

凶險因亂竊位力彊則眾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

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

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

胡氏曰思明叔冀後皆如鎬言

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

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爲不切

事機夏五月戊子罷爲荊州防禦使以禮部尙書崔光遠爲河

南節度使

范陽思明所據今順天白馬郎滑州今滑縣

初史思明以列將事平盧軍使烏知義知義善待之知義子承

恩爲信都太守以郡降思明明思舊恩而全之及安慶緒敗

承恩勸思明降唐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爲思明所

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

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諸將以白思明思明疑未察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既宣旨思明畱承恩館於府中帷其牀伏二人於牀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其父夜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爲節度使二人於牀下大呼而出思明乃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簿書數百紙皆先從思明反者將士名胡氏曰烏承恩持鐵券入不測之虜使阿史那承慶之事不成承恩其能奉鐵券以還天子乎使思明果授首則宜宥其同惡而先籍其姓名果能悉誅之乎余謂李光弼之明智必不爲此蓋思明因承恩言僞爲此牒抗表以罪狀光弼又僞爲簿書籍將士姓名以激怒之使與已同反而無他志思明責之曰我何負於汝而爲此承恩謝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眾降朝

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榜殺承恩父子連坐死者二百餘人
承恩弟承珖走免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狀上遣中使慰諭思明
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甚善會三司議陷
賊官罪狀至范陽思明謂諸將曰陳希烈輩皆朝廷大臣上皇
自棄之幸蜀今猶不免於死况吾屬本從安祿山反乎胡氏曰
以此激怒諸將請思明表求誅光弼思明從之命判官耿仁智
與其僚張不矜爲表云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
原誅之不矜草表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悉削去之寫表者
以白思明思明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
復召入謂曰我任使汝垂三十年今日非我負汝仁智大呼曰
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
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亂捶之腦流於地烏承珖奔太原

光弼表爲昌化郡王充石嶺軍使

此見受降難待之愈難非開誠心布公道不可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雖枝黨離析猶據七郡六十餘城甲兵資糧豐備慶緒不親政事專以繕臺沼樓船酣飲爲事其大臣高尙張通儒等爭權不叶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銳而性剛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麾下數千人皆逃散諸將怨怒不爲用以崔乾祐爲天下兵馬使總中外兵乾祐懷吳好殺士卒不附九月庚寅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炁興平李奩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關內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

胡氏曰諸軍並行步騎數十萬而不但置元帥發令不一所以有安陽之敗

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

之名自此始胡虢七郡云汲者今衛輝府鄴今彰德府趙今趙今東昌府朔方軍今南夏府河東北諸地淮西今汝南光州興平今潁水以北鄆州中部等地滑濮今滑縣開州等地鎮西北庭今回疆地鄭蔡今鄭州上蔡新蔡等地平盧謂土默特右翼地河東今太原澤潞今澤州潞安二府

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斬首四千級捕虜五百人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冬十月丙午遣使告捷魯炅自陽武濟季廣琛崔光遠自酸棗濟與李嗣業兵皆會子儀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眾七萬救衛州分三軍以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矢如雨注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獲其弟慶和殺之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董秦王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薛

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收餘兵拒戰於愁思岡又敗前後斬首
三萬級捕虜千人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慶緒窘急遣
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
救郭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於滏陽遙爲慶
緒聲勢杏園在汲縣東南獲嘉縣在其西南九十里衛州治汲
縣陽武屬懷慶府酸棗今延津縣愁思岡在彰德府西
南十五里陽今磁州

十一月崔光遠拔魏州丙戌以前兵部侍郎蕭華爲魏州防禦
使會史思明分軍爲三一出邢洛一出冀貝一自洹水趣魏州
郭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十二月癸卯敕以光遠領魏州刺史
史思明乘崔光遠初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鎰拒之賊
勢盛處鎰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鎰召我來
何爲不出光遠信之腰斬處鎰處鎰驍將眾所恃既死眾無鬪

志胡氏曰姚萇夫若在未必能為宋保守河南而萇夫之死宋人惜之李處鎰若在未必能為唐保守魏州而處鎰之死唐人惜之以兩敵相持而自光遠脫身走還汴州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魏州今大名府邢洺今順德廣平二府冀貝今冀州清河洹水今臨漳縣東北

二年春正月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為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情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眾也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胡氏曰使計安有滏水之潰乎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為流矢所中丙申卒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眾初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知畱後事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

營相繼於道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直錢四十淘牆薙及馬矢以食馬人皆以爲克在朝夕而諸軍旣無統帥進退無所稟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體胡氏曰師老思屈故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趨鄴胡氏曰果如李光弼之言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爲營每營擊鼓三百面遙脇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鈔掠官軍出輒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艱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繼思人多造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還捕

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
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
北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爲遊軍未介意思明
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吳先與之戰殺傷相半魯
吳中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
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
重委積於路胡氏曰史言淫水之戰天未悔禍非戰之罪使皆
如李光弼王思禮在亂能整則其失亡不至於甚
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
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畱守崔圓河南尹蘇震
等官吏南奔襄鄧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
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子儀至河
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奔缺門諸將繼至眾及數萬議捐東

京退保蒲陝

胡氏曰蒲陝二州夾河潼關控其險可以禦敵故議退保之

都虞候張用濟曰

蒲陝薦饑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子儀從之使都遊奕使靈武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渡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荔非元禮至而軍焉諸將各上表謝罪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貶蘇震爲濟王府長史削銀青階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整士眾還屯鄴城南

胡氏曰史思明之兵潰而北去至沙河知官軍

的去乃收整其眾而南使官軍於淦水驚潰之後

安慶緒收子

各能收兵還營堅壁而圍守鄴城思明未敢南也

儀營中糧得六七萬石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思明命左右韋慶緒出并其四弟及高尙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

悉授以官思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
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畱

鎮之思明欲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畱其子朝義守相州弭兵

還范陽

安陽河安陽城之溢水也斷河陽橋保東京者鄴在河
北由盟津河橋南至河南北府也缺門山在新安縣河陽

城在河北

野水戌當在今孟縣南河
清縣孟津縣沙河縣今屬順德府

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召子

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士卒涕泣遮

中使請畱子儀子儀給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

光弼願得親王爲之副辛巳以趙王係爲天下兵馬元帥光弼

副之仍以光弼知諸節度行營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赴東都

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采

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左廂兵馬使張

用濟屯河陽光弼以檄召之用濟曰朔方非叛軍也乘夜而入何見疑之甚邪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銜枚以待都知兵馬使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壘請之是反也其可乎右武鋒使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爲之是被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用濟召不時至斬之命部將辛京杲代領其眾僕固懷恩繼至光弼引坐與語須臾聞者白蕃渾五百騎至矣光弼變色懷恩走出召麾下將陽責之曰語汝勿來何得固違光弼曰士卒隨將亦復何罪命給牛酒

九月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

已向河南分爲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泉周摯自胡良濟河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爲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爲質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思明以爲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眾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眾徐行至洛陽謂畱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畱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

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

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後

臂之勢也胡氏曰猿臂可伸而長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

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

中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鰲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

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畱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

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

鐵諸物詣河陽爲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時思明遊兵已至石

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

而進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胡氏曰

日躡之者欲其兇懼而自潰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胡氏曰

不敢逼者以其嚴整而難犯光弼至河陽有兵二萬胡氏曰

自浚水退守河陽累及數萬及李光弼至河陽有兵二萬何軍

寡之相懸乎蓋張用濟之死期方士卒畏威而逃散者多也

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庚寅思明入

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摘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築

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

胡氏曰史思明乘銳勝以攻河陽於乃先築月城者恐戰有遲速也

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

黎陽最在西

次之濮陽在東北皆今滑縣滑縣開州界內長蘆今天津府青縣胡氏曰汜水有成皋之險

城之潰河陽之保可見治軍寬嚴之效異

冬十月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

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

僕因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

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

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爲後繼兼

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

胡氏曰旣賞其勇而尤賞其有取敵

略之方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
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
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爲敵者龍仙不
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
嘆曰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
狗彘孝德大呼連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
不及發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胡氏曰龍仙恃勇
不意搏之故勝賊眾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
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
五百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
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胡氏曰龍馬慕化一時渡河此
小術耳思明不能制阻河水也
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

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畱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顓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顓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顓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顓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顓與之俱見光弼光弼

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曰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胡氏曰此謂之善用其所短孫臏有言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

庭暉時爲五臺

府果毅己亥以庭暉爲右武衛大將軍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旦當降賊喜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眾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眾五百拔柵突圍降於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潭城外置柵柵外穿塹深廣二丈

胡氏曰中河起石潭築城

以衛乙巳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潭光弼命荔非元禮出

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

胡氏曰城外別築短垣高纔及肩謂之羊馬城

光弼自於東北

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眾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

眾填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爲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

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

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吾填塹何爲禁

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

胡氏曰雖賞其敢戰而戰危事也故曰勉之

元禮俟柵

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卻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

乃復引退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

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爲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鼓譟出

柵門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遽帥眾入北城登城

望賊曰賊兵雖多鷙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

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

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
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惟貞請
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曹望吾旗而戰吾麾旗
緩任爾擇利而戰吾急麾旗三至地則萬眾齊入死生以之少
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韉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
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剄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
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
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報光弼令易馬
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瑒戰小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
顧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麾其旗諸將齊進致死
呼聲動天地賊眾大潰

胡氏曰史言河陽之戰真爲確剛非斬李光弼督諸將致死不足以決勝

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擒其

大將徐璜王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
擊敗尙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
爲右金吾大將軍野水渡在孟縣東南河清縣在其西皆南臨大河南城河陽有三城此在南也中潭城在河之中渚北城在其北河陽三城所以禦兵之北來攻洛陽者也皆在今孟縣
襄州將康楚元等據州作亂眾至萬餘人十一月商州刺史韋
倫發兵討之駐於鄧州之境招諭降者厚撫之伺其稍息進軍
擊之生擒楚元其眾遂潰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荆襄皆平
上元元年 九月甲午置南都於荊州以荊州爲江陵府仍置
永平軍團練兵三千人以扼吳蜀之衝從節度使呂誼之請也
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乙未命子儀出鎮邠
州党項遁去戊申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
北發射生英武等禁軍及朔方鄜坊邠甯涇原諸道蕃漢兵共

七萬人皆受子儀節度制旬日復爲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胡氏曰使郭子儀果總兵向范陽則史思明有內顧之憂李光弼成夾攻之勢必無邯山之敗矣郭李成功則又必無樹置河北諸帥之禍矣按射生手如今十五善射英武其軍號也朔方鄆坊鄆甯涇原四道也自朔方緣邊外至范陽自屬兵家正法當時不行則宦官之爲也

御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彊自用故爲其上者多惡之節度使王仲昇先奏銑罪而誅之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邢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姓名應謠讖請除之延恩因說上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爲亂然展方握彊兵宜以計去之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岍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上從之冬十一月以展爲都統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密勅舊都統李岍及淮南東道節度

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畱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和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勦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譏人閒之乎因泣下延恩懼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爲憂故不次用公公反以爲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陵與桓謀解桓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膺三道官屬遣使迎賀中圖籍相望於道展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桓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桓反州縣莫知所從桓引兵度江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儼浙西節度使侯令儀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問景山曰吾奉詔書赴鎮此何兵也

景山不應展使人呼於陳前曰汝曹皆吾民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將孫待封張法雷擊之景山眾潰與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千徇濠楚王暉將兵四千略淮西李岷關北固爲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洲多張火鼓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岷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岷軍聞之自潰岷奔宣城展陷潤州昇州軍士萬五千人謀應展攻金陵城不克而遁侯令儀懼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羣棄城走昌羣遣其將宗犀詣展降展陷昇州以宗犀爲潤州司馬丹陽軍使使昌羣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之

宋州今歸德府廣陵今揚州府潤州今鎮江府卽京口也徐城今泗州壽州屬鳳陽府鳳陽卽濠州楚卽淮安府淮西潁州宿州也北固山在鎮江北對岸江北卽瓜洲瓜洲西則白沙今儀徵縣也又其上流則從黃天蕩至今句容縣北卽下蜀也宣城今甯國府昇州今江甯府

李岷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岷曰處人尊位食人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岷乃悉以後事授藏用十二月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二千人立柵以拒劉展展遣其將傅子昂宗犀攻宣州宣歙節度使鄭炅之棄城走李岷奔洪州李藏用與展將張景超孫待封戰於郁墅兵敗奔杭州景超遂據蘇州待封進陷湖州展以其將許嶧爲潤州刺史李可封爲常州刺史楊持璧蘇州刺史待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溫晁屯餘杭展以李晁爲泗州刺史宗犀爲宣州刺史傅子昂屯南陵將下江州徇江西於是屈突孝標陷濠楚州王岷陷舒和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淮間壽

州刺史崔昭發兵拒之由是睚不得西止屯廬州初上命平盧
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五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
恩奏乞勅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
子女爲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眾南下及彭城勅神功討展展
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拒之選精兵二千度淮擊神
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天長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敗展獨與
一騎亡度江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
穿掘略徧洪州今江西南昌府都墅未詳疑許墅之誤許墅在
蘇州西北蘇州杭州常州皆今府名餘杭在杭州西
北四十五里泗州今直隸州南陵縣屬甯國府舒今安慶府和
餘廬皆今州府名任城今濟甯州都梁山在盱眙縣天長縣在
其南

二年春正月張景超引兵攻杭州敗李藏用將李曄於石夷
門孫待封自武康南出將會景超攻杭州溫晁據險擊敗之待

封脫身奔烏程李可封以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進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王暉辛亥夜神功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蜀鄧景山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州神功與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瓜洲王子濟江展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得度還軍瓜洲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弟殷勸展引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率眾力戰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劉殷許暉等皆死楊惠元等擊破王暉於淮南暉引兵東走至常熟乃降孫待封詣李藏用降張景超聚兵至七千餘人間展死悉以兵授張法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法雷至杭州李藏用擊破之餘黨皆平平盧軍

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石夷門疑卽餘杭縣之石澗鎮在杭州城西北也武康烏程常熟皆今縣名海陵今泰州蒜山鎮江府城西三里之錫山其北七里曰金山在江中平盧軍乃神功所將也江淮之禍邢延恩貽之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擊之可破也陝州觀軍容使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於上二月上勅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尙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復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臨敵倚以集事李光弼性嚴一裁之以法無所假貸懷恩憚光弼而心惡之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使出師光弼不得已使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陽與懷恩將兵會朝恩及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洛陽戊寅陳於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

若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陰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陳未定進兵薄之官軍大敗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棄之光弼懷恩度河走保聞喜朝恩伯玉奔還陝抱玉亦棄河陽走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胡氏曰相州之敗卽山之敗皆魚朝恩爲之也唐不以覆軍之罪罪朝恩而罷郭李兵柄失刑甚矣按聞喜屬絳州光弼懷恩遠退至此何也

寶應元年 絳州諸軍以糧賜不充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從連賊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以郭子儀爲汾陽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澤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絹四萬匹布五萬端米六萬石以給絳軍子儀將行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史朝義遣兵

國李抱玉於澤州子儀發定國軍救之乃去

太原以撫馭失所絳州以糧賜不充

而亂

下

初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五月庚辰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胡氏曰郭子儀誅王元振而河東諸鎮皆

奉法僕固懷恩分河北諸州授田承嗣等以成藩鎮之禍用人可不謹哉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將陷刺史李岑不知所爲遂城果毅開封劉昌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城東南隅最危昌請守之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尙彊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爲安危我

復退縮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賊安知吾之眾寡遂徑趣徐州使兗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先是田神功既克劉展畱連揚州未還太子賓客尙衡與左羽林大將軍殷仲卿相攻於兗鄆聞光弼至憚其威名神功遽還河南衡仲卿相繼入朝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自餘眾務悉委判官張慘慘吏事精敏區處如流諸將白事光弼多令與慘議之諸將事慘如光弼由是軍中肅然東夏以甯先是田神功起偏裨爲節度使畱前使判官劉位等於幕府神功皆平受其拜及見光弼與慘抗禮乃大驚徧拜位等曰神功出於行伍不知禮儀諸君亦胡爲不言成神功之過乎

胡氏曰史言武夫悍將可以禮化居其上者當以身作則按兗

兗州府鄆
今東平州

冬十月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前鋒陝西節度

使郭英乂神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爲殿自澠池入潞澤節度使
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畱入時雍王
适爲天下兵馬元帥畱陝州辛未懷恩等軍於同軌史朝義聞
官軍將至謀於諸將阿史那承慶曰唐若獨與漢兵來宜悉眾
與戰若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
從壬申官軍至洛陽北郊分兵取懷州癸酉拔之乙亥官軍陳
於橫水賊眾數萬立柵自固懷恩陳於西原以當之遣驍騎及
回紇並南山出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
救之陳於昭覺寺官軍驟擊之殺傷甚眾而賊陳不動魚朝恩
遣射生五百人力戰賊雖多死者陳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璘
曰事急矣胡氏曰犯陳而不能陷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胡氏曰牌
古謂之楯晉宋間謂之彭排南方以皮編竹爲之以捍敵北突
人以木爲之左傳樂祁自揚楯賈禍蓋北方之用木也尙矣

入萬眾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眾大敗轉戰於石槽
圍老君廟賊又敗人馬相蹂踐填尚書谷斬首六萬級捕虜二
萬人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其中
書令許叔冀王侁等承制釋之懷恩畱回紇可汗營於河陽使
其子右廂兵馬使瑒及朔方兵馬使高輔成帥步騎萬餘乘勝
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朝義至汴州其陳畱節度使張獻誠
閉門拒之朝義奔濮州獻誠開門出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略
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爲
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胡氏曰使郭李爲帥安有是禍耶比屋蕩盡士民皆
衣紙回紇悉置所掠寶貨於河陽畱其將安恪守之十一月丁
丑露布至京師朝義自濮州北度河懷恩進攻滑州拔之追敗
朝義於衛州朝義雖陽節度使田承嗣等將兵四萬餘人與朝

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長驅至昌樂東朝義帥魏州兵
來戰又敗走於是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於陳
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恆陽節度使張忠志以趙恆深定易五
州降於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抱玉等已進軍入其營按其部伍
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疑懷
恩有貳心各表言之朝廷密爲之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
之辛已制東京及河南北受僞官者一切不問沁池在洛陽西
河陽在其北陳
留在其東同軌今永甯縣東距洛陽百九十里橫水在洛陽城
北汴州今開封府鄭澤汝皆今州名滑滑縣衛輝昌樂今曰
南樂屬大名府相今彰德府治今廣平府邢今順德府陳今陳
州府澤今澤州府絡今潞安府恆陽正定府趙州恆卽正定
也深定易皆今州名河東今太原府
此懷恩處置之大誤也其禍巨矣

以張忠志爲成德軍節度使統恆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寶
臣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裨將王武俊說寶臣曰今河

東兵精銳出境遠關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眾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寶臣乃撤守備舉五州來降及復爲節度使以武俊之策爲善擢爲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干郭于儀以僕固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己亥以懷恩爲河北副元帥州左僕射兼中書令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史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兩節度合僕固瑒追之至臨清朝義自衡水引兵三萬還攻之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官軍益振遂逐之大戰於下博東南賊大敗積尸擁流而下朝義奔莫州懷恩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兵馬使郝庭玉與田神功辛雲京會於下博進圍朝義於莫州青淄節度使侯希逸繼至

貝州今清河縣臨清今臨清州衡水縣屬冀州下博今深州莫州在任邱北